



文會筆錄

十一

□ 13
767
11



文會筆錄十五

年譜紹熙五年甲寅

朱子六十五歲

十一月

嘉按是月朔戊子

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邊請為諸生講說辭

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

要聞者興起^邊刻講義一篇以傳于世此乃朱

子晚年教人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嘉按}邊

一本从數方之^方 玉篇邁行狀李注引譜从地

方之^方 玉篇邊朱書節要答林德久書注亦然

朱子文集為防岡切者^{見旌忠愍}南軒集為莫

明口 13
767
11



介切者見司馬文正公薦士編題

○文集跋司馬忠潔公帖曰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為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承流宣化仲舒對策

○程珙朱子實紀考亭誌考亭淵源錄門人部無此人文集有答珙書一焉耳

○五性見韓文原性篇仁義禮智信董子揚子性韓子以此為性道學君子言五者周子言之見性

說通程子言之見伊文好學論散見語錄真西山大學衍義

五載玉講性情之說而曰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又曰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

○真實無妄先生以此解中庸通書天道之誠通書解真作至玉講說人性之信蓋天人雖異而理則

一也

○字義詳講曰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又曰人常言志趣趣者趨也心之所趨向也趣亦志之屬

○能克以去之則為賢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
嘉謂蓋克已最難故於賢言之於愚不肖則不
言歟但亦省而已歟

○其務為簡約者指江西陸氏

商量集為其急此而作

於功利者指永嘉陳氏

先生功利之辨文集答陳同甫書尤詳又見答

陳君舉陳正巳及葉正則書當與語類陳君舉門參考之

○讀書續錄三曰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不如
三代之純猶砒砒美玉之易別但後人溺於功
利之卑而不之察耳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上起戰國下終五
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
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
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忠潔公

萬姓統譜司馬朴光凡且一孫謚忠潔

宋史列傳曰朴

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
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
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

嘆以純仁遺恩爲官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
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
遇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
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
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
酋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
禮乃吐腹心論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
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即二
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

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
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齋詣
徽宗爲人所告金王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
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
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
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
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
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
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者

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

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語類百三十二

○朱書節要答林德久書註曰司馬宰名迈偶

與一朋友說朋友指東潛室答書論玉山講義

又曰磊塊塊當从石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性理大全三十六

為潛室之說非矣文集答書之中說性理之詳

未有若是書者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

此先生罕言者語類第六有此言耳而述此言

者真西山蔡九峰之外未見之

真語見大學衍義蔡說見皇極

內篇

○朱書節要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注云端

緒之發緒元本作的恐非是

○答林德久書曰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

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

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

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文集六十一

○元亨利貞天地之心天地之情皆出易大傳
天地之性見記生長收藏亦見記生作天道出
于書天命人道皆出于易大傳

○或問知未見東欽處曰義猶略有作為知一
知便了愈是東欽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纔知
得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嘉謂先生
此說發孟子之蘊者也

○朱書節要答袁機仲書注云得其半而失其
半所謂嚴凝者得於北而失於東所謂溫厚者

得於南而失於西也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
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嘉謂此亦孟子之蘊

○答林德久書曰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
體亦是也嘉謂合于天下之公善之本但須識得此處便有

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嘉謂融
融洩洩見隱元年左傳此是母子之樂親切處
所謂愛之理未愛之愛即此可以認之
○蘇氏說利者義之和此老泉之說也

○答杜仁仲問五行之神書云云按邵子曰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嘉謂底亨下恐有是已通底四字

○越看越不出近思四云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黃仲舉近思問曰越字作助語看恐亦有微旨否答曰越猶愈也言愈著心把捉愈不定耳

退溪集

二十

○仁與智包得

以相生言

義與禮包不得

以相克言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

以相克言

○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

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嘉謂此先生教人體認尤為至切矣

○嚴時亨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

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文集

○嘉按易以下語類七十、四載之雜作離

問明道言今人言性多是

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言去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

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
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
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語類九十五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
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
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
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文集嘉按理則頓悟乘悟
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楞嚴荷澤問大藏經
內六疑於六祖其第四曰先頓而後漸先漸而

後頓云云

見傳燈廣語部壇經有頓漸
說又見傳燈弘辯及圭峰傳僧問頓

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
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隨緣得一念
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
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
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
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
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力趣入則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傳燈海又天

台小教有頓漸二教先生指禪宗而言之

○答吳斗南書大悟汗出見傳燈道明上座傳見堯於羹

見堯於牆見後漢李固傳

○答呂子約書一意一理指愛之理而言龍侗真如顛

預佛性新死心語見普燈二十五顛預佛性龍侗真如準湛堂語

見同二十六

○廣燈錄風穴延沼初參鏡清清云不獨觸風

化亦自顯顛預云云

○山僧今日和泥合水且恁麼三十年後莫顛

預續燈頭上光明爛赫脚下黑漆顛預同十莫

自顛預不顛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同十

看來看去轉顛預要得不顛預看同十慎勿顛

預勿顛預好自看同十四

○聯燈會要玄沙師備禪師傳示眾云動則起

生死之本靜則沈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

亡動靜雙收則顛預佛性直須對塵對境如枯

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云云薦福古禪

師傳示衆云若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未分可謂顛預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淨慈道昌禪師傳示衆云靈山會上持地顛預少室峰前依前懺懺云云

○雪竇重顯禪師頌曰花藥欄莫顛預星在稱今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續燈

二十八 巖與作恁

○雪竇祖英集下因仰山氣越頌曰四大假合非虛妄龍籠侗侗爲一相東西南北不相知留

與衲僧作勝樣

○祖庭事苑四云龍侗未成器也一曰長大也瞞預大面貌

○語錄解義云龍侗猶含糊

○切脉出內經難經曰死生存亡可切脉而知之

耶然十七難人病有沈滯久積聚可切脉而知之

耶然十八難史記切脉扁鵲倉公傳

○周子瞻前草先生每以此而說仁又嘗說知要須各自認其意

語類二十六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伊川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南諸公以知覺做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麟之於走獸云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南諸公言仁且麒麟是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却喚做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

○文集答胡廣仲書曰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云云嘉按見傳燈仰山傳

○黃景申嵩老黃姓景申名嵩老字文集有答嵩老老書一焉

○外書陳經正問曰据貴上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己身見華嚴楞嚴傳燈達磨傳波羅提為異見王說之尤切

○語類百二十六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

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隨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嘉按麻三斤碧巖百則之第十一則也傳燈雙泉師寬禪師傳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廣燈福嚴雅禪師在洞山會裏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爾後眾皆下語不契洞山師乃有頌七寶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洞山深肯之

傳燈長沙景岑偈曰十方世界是全身羅漢

桂琛曰佛法徧周沙界
廣燈崇勝光祚法身頌曰法身之理徧河沙
觀面相呈未作家光境俱亡猶是病何勞更在

苦周遮

○傳燈天台德韶國師有偈示衆曰通玄峰頂
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僧問承古有言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
師云非同非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云
誰問先天地學云恁麼即隨靜林間獨自遊師
云亂道作麼嘉謂隨
一作境

○聯燈錄興教洪壽禪師示衆云撲落非他物
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現法王身

○聯燈天童正覺禪師示衆云古人道有物先

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王不逐四時凋且
道是甚麼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嘉
按

正覺者曹
洞宗也

○聯燈秀才張公拙傳曰往石霜訪禪月齋已
太布衲石霜相接公但略相顧而已即與三人
終日劇談公忽問三人中何不推一人作長老
禪月知公輕於霜乃云公宜謁堂頭和尚此是
肉身菩薩堂中五百學徒勝某甲者二百五十
人公遂欽奉即造方丈參禮霜問秀才何姓公

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言下有省乃述偈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
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
無障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普燈錄萬壽自護禪師上堂曰古者道若人
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
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
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普燈仁王欽禪師傳或有見來參者便舉箇
修山王頌與他理論要見一切諸法不離本心
大地虛空非心外法所以撲落非他物縱橫不
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主身方明盡大地是
箇真實人體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毗
盧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己法身恁麼見得心外
無法法實自心一切處總恁麼也

○史記韓非傳太史公曰慘礪少恩注礪胡革
反用法慘急而鞫礪深刻

○智藏之無迹程子張子發之抄略朱子說之載之詳且盡蓋前聖賢之蘊也亦抄略易曰坤以藏之智藏之謂歟

○強得十人強得天下周禮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強之道藝學記曰君子之教喻也強而弗抑表記曰周人強民通書曰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亶聰明作元后泰天生聰明仲虺聰明文思之誥

書小序聰明時憲命說

○伊川書解曰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為大舉德則聰明為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語類七十八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

○王氏亦云賢有兩見素問五運行大論次註
○朔易堯邵子曰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

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語類七十八曰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
○中庸只說智此先生所發處即是智藏之意
○遺書韓持國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嘉按傳燈三十杯渡歌曰萬行總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見中庸集略
○遺書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

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月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語類三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
嘉按峰原人論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永嘉語見壇經傳燈

文會筆錄十五

紙

文會筆錄十六

年譜淳熙六年己亥

朱子五十歲

十月復建白鹿洞

書院下云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

學者為說以免之而去學規不用

嘉謂洞規後說近世於學

規者乃此不用者也規模廣大工夫切密足為萬世學

者定式又嘗為賦以紀復建本末卒章云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卷

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悅拾明誠

敬義四字其示學者尤切

嘉謂賦見文集

○洞規蓋本於中庸第二十章後說近世學規之陋語類百二十八議之此言之所棄李退溪聖學十圖宋庭篁朱子文錄作禁防之外

○方正學洞規贊辭最好見遜志齋集薛敬軒以此

規開示學者見文清行略周孟中賀欽亦以此而教

學者在器之跋然周賀何及方薛所見處近思言之

○退溪集二十九答金而精書云觀公自誦其

過曰學術麤陋心慮躁雜行已顛倒處事浮妄接物泛忽此五病者正澆平昔所深患而欲矯

乏者而今乃為公之先發耳公亦嘗聞朱先生白鹿洞規乎澆以為欲治五病在此一規蓋其為教也本於明倫而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窮理之要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為篤行之目夫學問思辨而物格知至則理無不明而學術可造於精微矣脩身主於忠信篤敬而補之以懲窒遷改則行無不篤而心慮不至於躁雜行已不至於顛倒矣處事以正義明道接物以行恕反已則篤行又見於事物而浮妄非所憂

泛忽非所慮矣。○與陳丞相別紙曰：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

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

訂以授承學也

文集

○答楊子直書曰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無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歷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字失當

所言非是亦告且為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

反一字

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

文集

○答張元德書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

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文集

○答江德功書曰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且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

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
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
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千萬見察文集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十語類

○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為自
家身已設十語類三一

○答林謙之書曰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
法莫不使之以孝悌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

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
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
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
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
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
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
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

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眾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文集

○答江元適書曰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

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推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

文集

○顏子聞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

語類四十一

○答潘叔昌書曰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

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具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之

平文
集

○答許景陽書曰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它

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工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虚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文集 ○後來陽明曾子之說如景陽之說未是編辨之

○答徐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

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文集○朱書節要注多一唯詩多言謾語他人

耳行事無非往聖責可惜曾參多一唯不如回也只如愚作者名氏考聯珠詩格嘉按王秋江詩曾參作參

○答徐元敏書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且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文集

○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

樓櫓之屬陽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

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

語類百十三

○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昔有人曾

以此問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聲敬是側聲舉坐大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會隨他所說處

理會如只比並作箇問頭又何所益

語類百十一

○語類百十三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

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
 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
 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
 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
 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
 底思慮何難之有同百二十九日趙叔平樂易
心善惡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
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
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
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
久之漸一般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和
豆也無了便是心純一於善矣或曰恐無此理

日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又如人
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下便復於善矣
 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
 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
 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
 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
 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
 為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
 箇身心了作此見解
 ○語類百二十日有一學者先佞佛日逐念金

剛大悲咒不停口後來雖不念佛來誦大學論
孟却依舊趕徧數荒荒忙忙誦過此亦只是將
念大悲咒時意思移來念儒書爾

○答潘叔度書曰默讀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
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虚心玩理之
從容而有味也

文集

○答呂子約書曰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
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
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

文集

○答呂子約書曰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
且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
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
書未及發視函問來人知己無他憂疑頓釋既
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
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
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
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
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

病恐又只是大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
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
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
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
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况以子約平日氣體不
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
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
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為戒凡百應酬計
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

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為念幸甚幸甚

文集

○偶讀謾記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
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
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
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
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
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文集○嘉
按告草堂

者黃龍心也
見聯登十五

○語類百十四曰公看道理失之大寬譬如小

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覩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蠶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滄洲精舍論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

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子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

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

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及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言之語類下人之人作卷

文集又答廖子晦書語類百二十一

○答謝成之書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

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
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
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
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
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
然自得_{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
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揆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
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
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

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
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
計耳文集

○語類百二十一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
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
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
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工如
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
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

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語類百二十一曰某於相法却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

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

○語類百十五先生一日謂飛卿與道夫曰某老矣公輩欲理會義理好著緊用工早商量得定將來自求之未必不得然早商量得定尤好

語類百十五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

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胡不能
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
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語類百十四

○語類百二十一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若
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時擦或時不
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正叔退謂
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

○語類百二十一先生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
聲忽曰人之為學如某腰疼左是

○語類八因說索麵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
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
都不知

○語類百二十八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
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本苦物吃過却甘
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
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
嘻終吝都是此理

○語類百十三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
 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嘉謂先生臨終亦只言堅苦二字見年譜
 ○語類百二十一曰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為富
 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
 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
 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
 云有一人天資善奕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
 與之下子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奕如此
 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

有所長國手曰汝基本高但未曾識低者却恐
 與人下時錯了嘉按語類百十七曰昔陳了翁說一人甚
 著耳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
 所教彼使之隨行攜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
 手曰彼已精其高者已盡識之矣但低者未
 曾識教之隨行亦
 要都經歷一過因論碁又曰默堂集中亦載
 一說有兩箇對奕方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
 爭却別於閑處下一著眾所不曉既畢或問之
 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
 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

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
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
嘉謂浮山遠錄公因某說禪見僧寶傳陸象山觀某
曰河圖數也見鶴林玉露象山不曾知河圖而浪語
耳

○學佛者云識心見性先生極口辯之文集觀
心說別集釋氏論特爲此而作焉釋氏論之闕
文閱數本未有全者可惜也已矣宋景文云云
語類釋氏部亦有之所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

蔚贊云云

傳奕之言綱目亦載之

又曰今之佛書多是後

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
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
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簞鼓

○困學紀聞二十曰傳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
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
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
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
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

處嘉按見語類釋氏部愚嘗觀姚崇誠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氏而無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一葉五花隻履西歸見傳燈達摩傳一葉五花當作一花五葉二十八祖傳法之事見寶林傳傳燈錄與付法藏傳異矣傳燈三祖傳未微辯之契嵩作正宗記特為此也

○佛祖統紀二十二曰法師子昉吳興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高明教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斥為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略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熒惑天下斥付法藏為誤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為達摩而增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

又取他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
四人摠之爲二十八炬矣陳於前嵩繆附於後
瀆亂正教瑕玷禪宗余嘗而折之而嵩莫知媿
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
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爲梁朝達磨殊不知僧祐
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爲大乘
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爲之祖耶况禪經且無二
十八祖之名與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
嵩既無教眼纔見禪字認爲已宗是則反貶梁

朝達磨但傳小乘禪法厚誣先聖其過非小

○佛祖統紀二十達磨傳注昉師辨祖書云智
炬撰寶林傳謂隻履西歸立雪斷臂傳法偈讚
候語皆與僧傳不同或者謂後人附託之辭

○唯授一人之法異端曲藝輩徃徃言之如二
十八祖傳法之偈是也聖人之道則不然也堯
舜之道禹臯陶益稷知之成湯之道伊尹仲虺
知之文武之道太公周召知之孔子之道顏曾
傳之豈唯授一人哉惟憂知者之不多傳者之

不廣耳

○三天部補注十一曰付法藏傳開元目錄云付法藏因緣傳或無因緣字亦云付法藏經六卷或四卷元魏時吉迦夜共曇曜譯今家承用二十三祖豈有誤哉若立二十八祖者未見所出翻譯也近來更有刻石鏤板圖狀七佛二十八祖各以一偈傳授相付嗚呼假託何其甚歟識者有方宜韋斯弊使無量人咸遵正教豈非好事耶

○傳燈雲門曰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線

○語類釋氏部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云云其言曰在眼云云

見傳燈達磨傳又曰實際理地云云 嘉按傳燈為山語如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云云 嘉按見華嚴入法界品

○語類釋氏部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云云嘉按劫數之說散見經論佛祖統紀三十一撥來

載之

○語類釋氏部偽作韓歐別傳云云嘉按韓子大顛問答見編年通論歐陽子祖印問答見佛祖統紀四十二及六五十二

○聯燈潮州大顛和尚傳曰侍郎韓愈文公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愈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歸宅怏怏不樂夫人問侍郎情思不釋復有何事愈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語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愈明日凌晨

復去及門逢首座座云侍郎入寺何早愈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有何因緣愈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復至方丈進前語師亦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箇甚麼道理愈云適來門首問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師便打即時趨出侍郎文公韓愈傳曰公鎮潮州暇日謁大顛問弟子軍州事多省要處乞師一言顛據坐公罔措時三平

義忠禪師侍立乃敲繩床三下顛回顧云作麼
忠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作禮云和尚門風
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三平遷化衆請
公作喪主公將手巾一條蓋一面砂鑪上橫一
口劍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
某甲即作喪主若道不得某甲即不作喪主其
時一衆無對公踢翻砂鑪哭云蒼天蒼天先師
遠矣羅山閑到三平讀碑見載其事乃云噫太
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箇俗漢吞却

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在時有僧問只
如侍郎與麼上來未審作麼生祇對羅山云我
當時若在只將七尺布巾蓋却頭橫亞一柄露
刃乃以手握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箇漢要
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
理退之須有理統要云漳守姓韓非文公也公問僧承闡講
得肇論是否云不敢公云肇有四不遷是否云
是公將茶盞撲破云這箇是遷不遷僧無對公
因唐憲宗迎佛骨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次日

早朝群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公不賀上宣
問群臣皆賀卿何獨不賀公奏云臣曾看佛書
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衛護之光上
問如何是佛光公無對因以罪出

○語類釋氏部問圭峰云作有義事云云嘉按圭峰

傳燈曰它指仁義云云嘉按昇老非之見大慧答汪狀元書

○答范伯崇書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
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
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

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
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
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
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
後能距揚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譎譎相訾
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啟之譏也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
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文集

○雜學辨
見文集

○答石子重書曰聞洪造在會稽盡取張子韶
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
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
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為後人
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
之必反以為謗子韶也文集

○商量集上第七章答黃直卿書文集所載也
此書重出續集差一字作定本之二字心經附
註取續集所出定本二字固彼黨之諱也所謂

定本之誤則謂向來所立之誤也定本二字何
害而革之哉要之看所立之是非如何耳先生
定本之說此集上第十八十九章備焉

○揚眉瞬目禪家馬祖以來之常談散在五燈
○傳燈二十七曰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
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
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

○永嘉觀心十門第十曰理明則言語道斷何
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傳燈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德韶說之見傳

○三窟見戰國策

○文集跋金谿陸王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曰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

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于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嘉按此講義見象山集所謂義利之說是也

○釋迦出遊見生老病死見因果經瑞應經

○求是編四曰昔劉公健嘗戲丘文莊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愧即此一貫之說也嘉按劉丘之語獻徵錄十四丘傳引雙槐歲抄載之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見因果瑞應二經禪家專稱之散見五燈

○分別功德經曰佛還本土足升空行與人頭

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欲屈身佛祖統紀三載

乏其下注云此即使父母反敬為生福之證然

在佛則可若末代比丘為行稍薄恐未可以受

父母之致敬嘉謂然則為行愈厚則弗敬父母

益甚矣是何道耶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左

道莫大焉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見編年通論四法師明瞻

對煬帝辯僧不拜王者 見同王法對坐宗旨 見

燈錄不法之大言如此王法之所必誅不以聽者

也

○韻府誌下黃蘗運禪師得道之後忽思省侍

父母一婆子出問何處曰江西婆曰我家亦有

一子在江西多年不歸因借宿婆親為洗足運

足心一誌甚大婆失記是其子次日運辭去於

三里外說與鄉人云吾母不識山僧但母子一

見足矣鄉人報知其母母趕至福清渡運已登

舟母一跌而終，運不回，但於隔岸秉炬，法語云：「一子出家，九族登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炬火然，兩岸人皆見其母於火焰中轉為男子身，乘大光明上生夜摩天宮。後官司改福清，渡為大義渡。嘉按：五車韻瑞引傳燈錄載之，非也。五燈及會元等不載之，蓋諱也。然大慧法嗣希叟乃贊之，見下。

○正宗贊黃蘗，斷際禪師傳。師俗居貧，母老聞師住黃蘗，特來相見。師不顧母，為飢寒至大義渡頭，失腳擲死。後果生天，夢師曰：「我當時若受

汝一粒米，當墮地獄。寧有今日再拜而去？」贊曰：「大義渡頭擲殺娘，不分恩怨。」

○語類百二十六曰：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為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

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語類百二十六因說某人棄家為僧以其合
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顰
蹙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
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
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
○語類百二十六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
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
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

○朱子論說淫邪遁曰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
母經皆是遁辭語類五十二

○大智度論第二大迦葉入禪定以天眼觀今
是衆中誰有煩惱未盡應逐出者唯有阿難一

人不盡云云嘉謂此間有五種突吉羅罪大迦葉復言佛陰

藏相般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嘉謂當作無耻是

汝突吉羅罪阿難言爾時我思惟若諸女人見
佛陰藏相者便自羞耻女人形欲得男子身修
行佛相種福德根以是故我示女人不為無耻

而故破戒大迦葉言汝有六種突吉羅罪盡應
僧中悔過阿難言諾云云

○祖庭事苑一按耀禪師錄唐武后召嵩山老
安北宗神秀入禁中供養因澡浴以宮姬給侍
獨安怡然無它后歎曰入水始知有長人

拾遺十二載增賀上人
三條宮中之事此類也

○正宗贊卍庵道顏禪師依大慧首眾徑山無
著未為僧慧館方丈師常叱之慧曰彼雖婦人
大有長處師不諾慧抑令相見師不獲已通報

著曰首座作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座云佛法相
見著云却去左右請師入師至帳前見著寸絲
不掛仰卧於床師指曰者裏是什麼去處著曰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從此中出
師曰還許老僧入否著曰者裏不度驢度馬師
無語著曰與首座相見了也遂轉身覷裏師憐
憐而出慧曰却不是老畜生無見識也師有愧

已上三條豈可言之於人前乎哉然佛
法之感入至于此極故不獲已識于茲

○辨姦論蘇老泉作之

○朱書節要注云曹表曹立之墓表見大全九十卷表言立之受學陸氏未敢自足後至南康得張敬夫遺文乃知有定論云

○答孫敬甫書曰杲老與張侍郎書云云嘉按杲老大慧宗杲也今大慧書亦無之答曾侍郎書有這意

○同浴而譏裸程

韓文答張一籍書語

○晉書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

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安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云云

○事物紀原二樂府雜錄曰明皇令黃幡綽撰拍板譜綽曰但有耳道則不失其節奏通典有擊以代拊拊擊節也因其聲以節舞拍板蓋出於擊節也又晉魏之代有宋識善擊節然以板拍之而代擊節是則拍板之始也鄴城舊事曰華林園齋武成時穿池為北海中有密作堂以

舡為脚作木人七，一拍板則此器已見於北齊矣。

○退溪集二十七答鄭子中別紙曰：大拍頭拍音白樂書樂有拍板，如今樂所用拍板也。牛僧孺以拍板為樂句，韓退之大稱賞。又王維見按樂圖曰：此霓裳第二疊拍也。又虞美人草有為虞美人曲，則應拍而舞。又霓裳曲散序六遍無拍，中序始有拍。今以此等語參詳拍者，乃樂節之名，合九板或六板繩穿而手拍之，出聲以表。

樂曲之節，故謂之拍。如蔡琰胡笳分為十八拍也。頭者如歌頭詞頭，是一拍之題頭也。其曰大拍頭者，言大張皇作曲拍。如今云大作長歌之類，以比于靜平日自是已見。其於論學大張皇作氣勢，厲聲色胡亂說道，無忌憚也。

○誌公十二時頌曰：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傳燈十九

○廣燈廣教歸省禪師傳問如何是道師云萬緣俱頓息夜半繡鴛鴦

○續燈淨光為覺傳云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景德慧英傳云錦鱗赤尾尋常事莫把金鈎度與人

○普燈疎山曉珠禪師傳僧問如何是佛曰五彩畫鴛鴦姜山方禪師傳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闡提惟照禪師傳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道吾仲圓禪師曰鴛鴦繡出

自金針塗毒智策禪師曰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裡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佛燈珣禪師頌曰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窮谷璉禪師曰南院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嘉按此語見傳燈南院第十一世住寶應和尚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問處院云如何是你問處僧云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

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
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
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云是
穴曰你當時如何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穴
曰你會也太衆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
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
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
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只在
架子上黃龍死心新禪師死心室偈曰死心心

死死全心死得全心一室深密把鴛鴦閑繡出
從教人競覓金針

○聯燈黃龍慧南傳曰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
金針度與人鼓山本才傳曰好把鴛鴦重繡出
從它人競覓金針國清行機傳曰鴛鴦繡出從
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淨慈道昌傳曰鴛鴦繡
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相應和史曹相
國世家

○昭昭靈靈見臨濟錄又傳
燈玄沙傳可見

○廣燈洞山曉聰禪師上堂舉傅大士頌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玄沙道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九峰禪師道大小傅大士於一法中而無異見九峰即不然夜夜困即眠朝朝覺即起洞山道九峰禪師是大人言不虛設語不浪施師云洞山道困來即便眠覺來即便起不可須待夜便眠早便起祇如徐衲僧分上白日還睡麼雖然如此三十年後也莫和泥

合水珍重

○語類百四權倚閣文集四十八續集六權行倚閣退溪集十一曰凡事姑置不行謂之倚閣巴鼻猶言著莫也自家這下指吾儒學問而言也李深卿溺於禪學今勸其姑置禪語而從事於此學故曰試將談淫等說權行倚閣却就自家學問實著工夫如此一兩年看如何則必有著莫處矣答徐彥章書未不直言屏去異學而曰權行倚閣者棄其所信而從其所不信非彼

所欲故設為方便之言誘引之也

○語類三十論明道忘怒觀理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語類

○年譜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夏始受學

于延平李先生之門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

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其肯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

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損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執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

○開善道謙答元晦書其略見雲卧紀談下

○尚直編晦庵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庵覽之有

省

出資鑑拱辰
集性理群書

嘉按晦庵之書文集無之

○語類百二十六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

雖為禪亦是蹉了踐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又曰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撮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太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其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

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

錫輩皆北面之嘉按乾屎橛見雲門錄亦見臨濟錄柏樹子見趙州錄

○達磨以來之話百則雪竇為頌古圓悟垂示

下語而評之為碧巖集禪家謂之宗門第一書

然大慧碎其板見禪門寶訓中峰又論之見山房夜話所

謂應無所任而生其心者此意先生能知而辯之

○先生有香茶供養黃蘗長老悟公塔詩又書

先吏部與淨悟書後共見文集

○答陸子靜書曰今夏因與人言易云云嘉按

此人林黃中也見文集七十一

○皇極之義皇極辨詳之辨後馮當可之言偶

讀謾記亦載之皆見文集

○語類百二十八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

却以爾雅證傳注

○語類百四十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

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

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嘉謂程子論凡物之名字自與

音義氣理相通程書抄略載之當并見之

○文集記濂溪傳曰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

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嘉謂草頭指蘇紳木脚指梁適謗之

○續集答黃直卿書曰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語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南軒集二十四答朱元晦書曰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楊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

○南軒集二十六答周允升書曰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峰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

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撥冗姑此為報幸深思之

○南軒集二十六答陸子壽書曰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最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于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鶩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

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註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

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上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溷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乍別十餘年

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
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
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
之

○東萊集二十與陳同甫書曰某留建寧凡兩
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
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
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
闊耳與刑邦用書曰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

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
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邦無出入
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
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
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
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
能反已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
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東萊集二十八與朱侍講元晦書曰陸子靜

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
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
大也大抵子靜病在_レ看人而不_レ看理只如吾文
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
到爾在_レ吾文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
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
峰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遂不細看病中間
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
長政是識其小者爾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

又曰陸子靜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
鵝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
相識中甚難得也又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
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
學極有所關繫也痛痛

○敬軒曰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

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讀書續錄六

○退溪集二十三與趙士敬書曰篔墩先生吾
昔日尊仰不啻如山斗如神明自見考亦不勝

悼心失圖且疑且怪無以自釋也朱先生晚悔
向來浮泛之弊誠有之故門人述行狀亦公誦
言之然遂以是為與陸同道則誣之甚矣

心經附註李氏後論甚詳程敏政受賂
鬻題見皇明通紀二十六年弘治十二年

文會筆錄十六終

此書中其錄錄山及曰對下書不或可錄其學
其錄錄山及曰對下書不或可錄其學
其錄錄山及曰對下書不或可錄其學

文會筆錄十七

朱子文集續集別集凡百二十一卷重出文集
間有之續集往往有之別集亦有之語類凡百
四十卷亦有重出或文集之語有之抄出朱書
者多焉未見若退溪節要者

朱子行狀退溪輯
注亦考索尤精矣

○退溪集二十三答趙士敬書曰理學錄事又
非如來喻之云君何見責之峻耶嘗見朱先生
說人以未成底文字輕示人傳出者之為非混
不能遵依至戒已往之事不可勝悔此書又其

未成之尤甚者故姑未出付人看耳更安有猜嫌而然乎

○讀書續錄四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勿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勿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晦翁書嘉覽此

石刻文集語類無之按考亭誌曰文公親書字考亭存有墨刻板者及各處題者各明註于其

下庶觀者識其真贗云其中云脫去凡近一幅

又按格致叢書載格古論要云脫去凡近朱子

書四大字在瑞州府學古今碑帖考云宋脫去凡近

四大字朱熹書在瑞州府學

○先生題跋之親書二字二字四字之扁載于考亭誌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二十一題文公先生手迹後曰文公先生平生著述與六經並行於世天下家有而人誦之若其字畫之傳世者多見

於刻本其真蹟蓋鮮有焉天台王廷儀氏出其
所藏先生與趙子蒙手書見示噫某也髻而誦
先生之言今髮將種種矣始獲見其手澤之遺
於其易簣二百七十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
事哉昔人有得名人法帖者或欲得之誓斷頭
不易彼徒以其字畫之工也尚寶重之若此矧
大賢君子道德之餘澤哉則其所以寶重而愛
惜之者宜何如也

○鶴林玉露曰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

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
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
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
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起省李章當
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
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
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謾納試讀之不
曉處可問李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
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太全集所不載

○朱子語略七李閔祖書問致中和之說更欲先生著一語以明之極其中則心無不正而天地之心亦無不正極其和則氣無不順而天地之氣亦無不順先生答云看得甚精章句已改定多如所論嘉按文
集漏之

○朱子語略十六曰先生四六中有云當官而行蓋以報國知難而退匪以為高嘉按文
集脫之

○訓子帖全文見居家必用續集所載略也敬軒云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

無乘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

不為一事之惡以乘先人讀書又云朱子遣子

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乘爾

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乘爾所

生乎讀書
錄四

○儉德帖見事文類聚別集十八文集漏之

○勸學文見古文真寶文集無之

○勉學箴曰百聖在自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傲

者口吟讀好莠言虛蔓蘭言實荻九蘭一莠駟

追不回 說好 聖狂路口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

行若郵 行好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

人盛春 作好 嘉謂此見晦庵詩集 程叔玉 文集

無之恐非朱子之詞

○不自棄文曰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為世之所棄可謂人而不如物乎蓋賤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而施之發田則五穀賴之以秀實灰既冷矣而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潔

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鵝之肉毛可棄也峒氓縫之以禦臘推而舉之類而推之則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而見棄焉特其自棄耳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教其教五經以學其學有格致體物以律其文章有課式程式以梯其富貴達則以是道為卿為相窮則以是道為師為友今人見棄而怨天尤人豈理也哉故怨天者不勤尤人者無志及求諸已而自尤自罪自怨自悔卓然立其志銳然

榮其功視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爲世之所棄豈以人而不如物乎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孫華其身甘其食諛其言傲其氣遨遊燕樂不知身之輝潤者皆乃祖乃父勤勞刻苦世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田一朝時異事殊失其故態士焉而學之不及農焉而勞之不堪工焉而考之不素商焉而資之不給當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鬢其形雖殘杯冷炙乞之而不慚穿衣破履服

之而無恥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爲有以致之而然也吾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弟蕩覆殆盡斯可鑑矣又見河南馬氏倚其富貴驕奢淫泆子孫爲之燕樂而已人間事業百不一識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衰餓死於溝壑不可計數此又其大戒也爲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爲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承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遷之我獨不移士

其業者必至於登名農其業者必至於積粟工其業者必至於作巧商其業者必至於盈貲若是則於身不棄爲人無媿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於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朱子文錄嘉謂文集無之恐非朱子之文

○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如何先生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熹五六歲時便心煩箇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朱子語略先生幼時吏部因指天示之曰此之謂天

先生便問云上頭更有甚底又方讀孝經便自去解注注了方題其上云若不如此不可謂之人同十嘉按年譜載之語類脫之

○經濟文衡輯朱子文集語錄經解要語編之前後集各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二卷總七十二卷正德己巳楊一清序云前輩嘗采茸先生答問要語爲經濟文衡有前後續三集萬曆丙午朱吾弼序云前輩嘗總其答問奏記爲經濟文衡同年董應舉跋亦云經濟文衡不詳始所輯

嘉按淳祐辛亥黃晷序曰文公先生之文析經之微探道之蹟皆鑿鑿精實語海內士子孰不誦之其間以意次葺而資場屋之用者不知其幾家矣季機馬兪所編經濟文衡乃其一也其用工也深故采擇精其歷年也久故條目備簡而不遺詳而不冗又曰季機方將取書問中精切之語類而編之以為後集依此序則前後集馬氏所編也後集不止此書問中更詳之續集未知誰編馬氏朱書節要序宋學士集云云見朝夕夫子之

言續集答黃直卿書之語

扛夯答呂子擊夯答方賓節要答呂書注云

夯音向負荷也答方書注亦云夯音向負荷也嘉按禪門寶訓有擔夯字語錄解義云夯音向擔也字彙夯呼朗切大用力以肩舉物

節要與劉子澄書注曰八字打開言分明也禪書亦多用此語嘉謂散見五燈

續集答馬奇之椅書細讀以下別集為答馮儀之書續集獨至至實紀門人馮椅字奇之號

字別集作志

厚齋無馬奇之馮儀之考亭誌亦無之續集目錄馬作馮節要亦馬作馮馬儀字誤也
○別集第五目錄未有方伯謨劉平父子服弟而第五卷無之

○退溪集三曰觀朱子太全書亟稱陵放翁之爲人放翁終未聞一來問道有感而作木鐸十年振考亭達材成德幾豪英可憐當日蓮花老終訖詩狂自絕聽

○文集答詹帥書曰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

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誇讚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

○濂洛風雅所載感興詩註其所說雖多是而非解詩之法也首章蔡仲覺謂言無極太極尤是也何北山謂於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謬也渾然一理貫此非太極耶況無極乎之語大謬也次章與前章皆言陰陽而太極在

其中至理諒斯存此太極也黃勉齋之說不瑩
三四章何氏之說是也五章至七章何說是也
八章何說是也其爲在上君子言之之云以九
章何說觀之則亦通焉十章何說是也十一章
無說十二章何說是也十三章無說十四章何
氏爲鑿智而發之云是也王文憲之說蓋得其
微意也十五章何說是也十六章何說是也但
以流傳千載蒙之愚者則不當也十七八九章
何說是也未章之說是也未句用陰符經語之

云尤當也先生此篇之作意如自序則借用彼
而發明此其味深矣哉

○讀書錄七曰參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
流行朱子所謂太易圖象隱者隱於此類可見
○餘冬序錄三十七云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
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
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
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
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

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
比至先生已易簣矣夫神仙修鍊之事理盡有
之明道得丹書而煉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
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
天理偷生不安意也嘉按明道此事程氏書不載之
○或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
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
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四語類

○二陳全集不足觀者虞山之跋困知記可以

知其識之卑焉琴溪之論感興學仙章予且取
之然其亦未詳仙術而言之耳

○余氏選詩續編五感興學仙章曰參同契所
著空同道士鄒訢即先生隱名鄒本春秋邾子
之國訢即寤也如韓昌黎託名於彌明道士也
嘉按晦庵與蔡季通講參同契季通死後著參
同契說見文集又嘗為參同契考異而其後書末
曰空同道士鄒訢見文集啓蒙翼傳外篇載
名於人其實鄒訢即公姓名也異端辨正議之詹氏偏見淺識

諱之宜矣胡敬齋亦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
 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居業
 錄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及調息箴之意薛敬
 蔡季退溪得之近思錄存養類有愛養精力之
 說是乃孟子無暴氣之意又遺書亦曰呂與叔
 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
 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讀書續錄十一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
 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

世常存耶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
 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
 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又
 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
 何必作為言語耶以為為言語而不常在人間
 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又曰萬物始終乃陰
 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
 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

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選詩感興末章下云先儒太極通書西銘正蒙目爲性理四書愚謂此感興詩亦當與前四書列爲五書嘉謂此等之事何爲耶爲識者笑耳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語類百三十九于澄言有好文字云爾然遺四箴何耶

○濂洛風雅朱文公虞帝廟碑詩注溪傲謂廟中舊有武后香火及庠象之像也南軒先生皆撤而棄之水至象有諫者曰帝甚愛此弟先生曰愛之者帝舜一人之私恩去之者天下後世之公義

○蕙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能考文集九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蒿柔嫩香氣溫潤可愛因采一二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

也又云蕙亦非今之蕙乃零陵香是也

語類百二十八

答吳斗南書曰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

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

澤蘭

此中有之尖葉方莖紫節正如洪慶善說若蘭草似此則決非今之蘭矣自劉次莊

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

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

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

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

處正當掇擊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

草草矣茶恐是蓼屬

見詩疏載文篇

故詩人與董並稱

董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毒蓋茶有

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

而不得為苦首矣如齋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

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殺非茶實

能其也喜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

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為學則考證

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

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

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為賢者惜之也文集五十九

○文集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濂洛風雅注王

易贊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凜乎於十四字之間年譜載文公像曰右像乃家廟所藏文公六十一歲時所寫真也考亭誌曰文公親手對鏡畫像

○文集水口行舟二首嘉嘗覽前詩先生親筆夜如何之夜作意

○文集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考異觀書有感一作雜詩一作絕句問渠那得清如許一作怪來

○文集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考異觀書有感一作雜詩一作絕句問渠那得清如許一作怪來

風雅載此二首注王文憲曰前首言日新之功後首言力到之效

○答許順之書曰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如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文集

○退溪集二十九答金而精書曰示意太槩得

之而未盡此詩之意蓋謂方塘一鑑虛明能應光影徘徊萬象無逃以諭人心虛靈不昧寂感無邊應用不窮也因歎其妙而問方塘何以能如許清澈乎以有從頭活水源源而來故耳以諭人心何以能如許神明乎以有降衷至理源源不已故耳若以濂溪庭草意思並言則有不同者濂溪意思自是仁體晦庵此詩兼智之體用

格古論要曰天光雲影朱子書于雲谷古今

碑帖考曰宋天光雲影四字

朱熹書在雲谷

黃氏自抄三十四曰晦庵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雖未庶已起名跡抱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有先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惑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時此類歟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交此是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

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為證故書又曰至自詩自叙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輒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學謂漫辭為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多何害耶又曰西林再題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非先生晚年之學又曰汲泉漬竒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

重觀詩至此喚醒多處又曰公濟勉以教外之
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
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納約自備之義也愚
平生謂禪學爲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自號教
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今見
先生詩庶以自信又曰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
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自言
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又曰聞雷詩誰將
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
造早施雄斷答群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爲龍大
淵輩發耶

○退溪集二十二答李剛而書曰萬古長空一
片心此句澗亦每以爲疑觀其上句謂向來妙
處今遺恨而系以此句正是序中所謂歲月逝
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者但所謂長空
一片心者語意曠蕩虛邈懸空說者全似禪家
頓超氣味不類吾儒說心處無乃先生於是時
新覺禪學之非因寓僧房而有感於此事自言

向來自以為妙悟處今却有遺恨者何也即誤
認吾心為萬古長空一片孤懸底物其誤入如
此所以為可恨云爾耶又曰底是高人達觀心
底是猶言何者是也蓋詩賦達人太觀物無不
可今取以名軒字謂一自之中只有遙山碧而
已不知何者是高人達觀心耶佛者云世間萬
法一切由心造故此亦因其語而試問之耳又
曰泡沫風燈敢自憐佛以人世為夢幻泡影一
言空也詩人謂人生一世如風燈言易滅也一

架壑之舡不知停棹之幾千萬年則滄海之大
尚變為桑田如此況人生一世如泡沫風燈之
須臾空滅者敢欲爭搏而自憐愛乎

○鶴林玉露曰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
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
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
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
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
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

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嘉謂亟令人尋
逐云云恐朱子不若此之屑屑也按文集曰晦
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詩幾作十
相扶作扶行藉瘦作短筇還覺作相值杖作步
兒童笑作人爭看從前作前來

○鶴林玉露曰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
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
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
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

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
自有兒孫福不須挑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
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
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
謬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
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
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
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
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
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
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
敷衍隳括李杜之詩耳嘉謂此詩文集有之空
於舟鳴之間朝鮮河西集江村詠懷詩富貴止
扁舟誤也

○瀛奎律髓載東歸亂藁清江道中見梅詩註
朱文公乾道三年丁亥訪南軒歸十二月江西
詩也書坊刊全芳備祖節去首尾以中四句爲

庾信詩誤甚

○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
鳥音中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
用物安樂過平生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
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嘉謂此四首群談採餘
爲朱子之詩非也文集無之嘗覽陳布衣書此
詩其布衣作歟

○聯珠詩格七夕詩織女牽牛雙扇開年年一

度過河來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
此在朱文公作下恐非朱子之詩

○退溪集二十二答李剛而書曰示喻訓蒙詩
胡敬齋亦以為朱先生作滉亦曾見之然滉嘗
反覆參証非但義理之踈意味亦淺非但意味
之淺文詞又休歇且以上三者姑不論只看其
命題立訓大槩規模已覺非出於先生之手其
末乃攬取先生二絕句附入刊行欲以是瞞天
下後世之人以明其上諸詩之皆為先生作不

知砒砒美玉之終不可合為一也滉向在都下
以是語人莫有信者惟奇明彥一聞鄙說響應
之曰吾亦嘗云云由是益知鄙見或不至太妄
所以不願附行於年譜之下不知高明終以為
如何也嘉按居業錄二曰意者心有專王之謂
大學解以為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
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為近剛而
見之云耳退溪之論得之予嘗跋此詩言之夫
意字義朱子之說詳朱書抄意者心之所發大學

略載之

章情者性之動孟子子性之發王講附情意皆發
動而情無力意有力章句加所字以分之尤精
敬齋以為未然非也訓蒙此句合于朱說亦以
為近何耶皆失考考也

○文集答呂伯恭書中信心銘之事大慧武庫
曰李和文都尉請瑯琊覺和尚注信心銘瑯琊
大寫一句下面小寫一句文和一見大稱服雲
紀談上曰待制查公早參琅邪覺禪師躬事上薪
水因琅邪示以註三祖信心銘於上大寫一句
而下細寫一句至數句之後豁然悟旨覺遂告
之曰老僧下期描畫虛空直須吐却始得妙喜

老師嘗謂大觀間聞大嘉謂此傳燈洞山法眼

平州耆宿言其如此之遺意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

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

注傳燈二法眼禪師問修山王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

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傳燈法

○文集跋郭長陽醫書議丁德用密排三指之
法或謂密排密其指排其指也此說非也高陽

生脉訣推排

以刊誤見之
排即推也

滑伯仁診家樞要踈

下指密下指徐春甫古今醫統踈排其指密排

其指伯仁春甫皆因病者臂長短言之矣跋文

又謂俗間所傳脉訣非叔和本書云云後來王

氏本書出焉果如先生之言

○黃氏日抄三十八曰晦庵語類門人所記或

主靜坐或以靜坐為非或主博覽或以博覽為

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此蓋隨其人之

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動博而必求其

要此中持其衡之說觀者謹毋執其一為據其

間亦有門人記錄之太過者又當參以朱子平

日自著之言

○語類四曰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

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裡膠清

嘉按傳燈傳
大士心王銘

語清
作青

○語類五漢卿問心如个藏四方八面都恁地

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

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

輦云勝於楊墨

○語類百六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爲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爲高壇中之後區爲茆庵庵三牕左牕櫺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扇爲剝卦庵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語類百三十七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

切

○語類百三十八曰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謂有餘刺漢儒

見得此意思好

嘉按前漢賈損之傳曰禹入聖域而不優

○語類百四十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文會筆錄十七 終

文會筆錄卷之十一
○文會筆錄卷之十一
亦非自勝出自有是也...
○文會筆錄卷之十一
○文會筆錄卷之十一
○文會筆錄卷之十一
○文會筆錄卷之十一

文會筆錄十八

蒙養啓發序五倫則具於一身云云白鹿洞學規序敬齋箴序朱書抄略後序大學筆錄壹是脩身處易筆錄敬直義方處為初學先入切切言之

○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

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

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文集

○答潘叔昌書曰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覲惟明者有以裁之

文集

○答趙然道書曰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

文集

○答顏子堅書曰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麗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

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躡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

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髮鬻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僕不知所以為子計矣文集

○五倫之友猶五行之土五行無土不行五倫無友不明此天人一貫不易之道理先生跋黃

仲本朋友說論之盡矣

○師友之服詳于大學衍義補五十一

○先生生朝詩見文集二賀高倅詞未見之

○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朱書節要注曰此十字陳忠肅責沈

文語嘉按責沈文少作狹大作淺

○文選君子行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書字銘一在其中退溪云一即敬也自省道錄

軒云涵養吾一一即主敬也讀書續錄四嘉謂程子

曰欲涵泳主一之義薛李之說合于此平巖云

不涵養則二三矣

近思集解

程子曰王一者謂之敬

一者謂之誠王則有意在葉解合于此

○實紀門人汪清卿字湛仲務源人朱子嘗寓

其家與鄉人講學為作敬齋箴

○格古論要曰敬齋箴朱文公作朱頴極隸古

在蘇州府學屏風上

古今碑帖考曰宋敬齋箴

朱熹撰朱頴書在蘇州府學屏風上

見格致叢書

○南軒集二十答朱元晦秘書書曰敬齋箴皆

當書之坐右也

○晉書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兄子濟有

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

乏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

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

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

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

乏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

躓而督郵馬如常

○言行錄富弼傳載晁氏客語劉器之云富鄭

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韓文與孟尚書書云二編淪而九法斲

○玉篇奇字指迷曰打篇韻都挺切俗音都雅

切

○歐陽永叔歸田錄二曰今世俗言語之訛而

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其

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

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槌一作擊

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共士給衣糧曰

打衣糧一作打衣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

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

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

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王考擊之打

自音謫疑當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

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

雅也

○偶讀謾記曰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

亦有去聲處大抵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為弗又或轉而為否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為苦走為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文集

○退溪集二十一答李剛而問目朱書曰更無打不過處漢語凡做事皆謂之打如與人說話曰打話買酒曰打酒取草曰打草之類是也過猶淳訖也更無打不過處猶言更無做不了處也木曰林木外大贈曰日林類共士命示戲曰

○困學紀聞十九曰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王者出劉陶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藥巴傳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布施出周語優裕比較出齊語行頭出吳語

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妨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介出長笛賦間介無無妻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見端不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注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不能生人婦宣備

出魏杜畿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王人致意出晉簡文紀博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不識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和賈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稟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杖杜箋居士出王藻可人出雜

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
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王人公出史記
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
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
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九矣浩大出後漢馬
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錄
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合少成
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
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辯膠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楊雄

傳畔牢愁集韻愁音曹墨尿出列子音肩癡冗長出陸衡文
賦出狀出史記夏本紀壁畫出淮南子前定出
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
漢劉陶傳問息耗出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
物色出淮南子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
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
志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
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則子惇恠出洞簫賦近
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筵本貫出晉江統

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輟耕錄四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
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辯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
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
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
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
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踐行人安
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
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

咋人則疾名曰惺惺恙也嘗人人室屋黃帝殺
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
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
人心人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恙或以爲獸或
以爲蟲或爲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
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惺字下云惺獸如獅子
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
心是惺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輟耕錄八

○輟耕錄十一曰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不以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平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祖庭事苑四曰爭衡相與提衡也又衡平也言二人齊也東漢陳蕃傳曰蕃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

○六一詩話曰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詩話一卷載于歐陽集百二十八

○錦繡萬花谷前集三十八釋義部底事師古正謬云問曰何物為底底義訓何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促言直云等物底音都禮切又轉音丁兒切家訓

○祖庭事苑一曰恁麼上當作與麼正从么作

麼與麼指辭也或作恁麼恁音稔思也恁麼家西辭也或作什麼當作甚麼甚麼問辭也什雜也非義或作溜麼溜音十水貌又音習溜溜水貌皆非義然果言外之士無不可者

○祖庭事苑一曰那乃賀切語餘聲

○祖庭事苑一曰這當作者別事之詞禪錄多

作這或作遮皆非義這三蒼詁訓云古文適字

今非此用二曰這裏這當作者指事之辭也這

三蒼詁訓云古文同適字之右切又篇韻誕彦

二音唯禪錄作之也切皆沿襲所致嘉按傳燈

字皆用廣燈用者字續燈用遮字普燈聯燈用這字

○龍龕手簡曰這音遮

○三大部補注六曰祇管祇章移切專辭也只可作只

○三大部補注十曰在在方在在言所在之多也方所也

○祖庭事苑六曰措大倉故切置也言措置天

下之大者

○祖庭事苑六曰誰何猶如何借問也見西漢

注

○助語辭曰所以與是以同意事必有因故今如此又有訓所為者訓所用者訓所出長西戴

○助語辭曰要之要知此要字如要領之要文勢至此因上文遂再舉說起話頭將切要處提出來說或作要知猶言切要處不可不知

○語錄解義管領得打空漫意特地各別物事

語辭索性猶言窮源也頓放安置也即當散亂也胖合夫婦各半

體合為合下和也步下舟付也一搽一般也一遭一番也

稍終也末稍亦終也生面工夫日新做功直下承當正而的也

○語錄解義恁地猶言如此嘉謂恁麼與麼同

○這箇此箇是箇那箇他箇別箇則箇幾箇許

箇箇語辭

○些些些見篇海類編

○不篇海類編力部音分字義便覽筋力部音錢與錢義同俗用前與錢義同俗用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散見五燈祖庭事苑一

曰以字不成其說有三一謂是嘔啊二字二謂

是音字不譯三謂是梵書心字並指經籤題上

以字也嘔啊者清涼疏王云經首立如是謂異

外道故外道經首皆立嘔阿或云阿優以為吉
阿之言無優之言有萬法雖眾不出有無此則
斷常之計今如即真如是即妙有對破邪宗以
彰中道一代時教不出如是二字高僧傳有譯
經新意六例一譯字譯音例內分四一譯字不
譯音謂陀羅尼二譯音不譯字謂佛胸前十字
三音字俱譯謂經律論四音字俱不譯謂經題
以字所謂嘔阿經首如是我聞即不在經外籤
題之上所謂音字俱不譯未詳起自於誰考其

二說似乎無稽或者妄指為梵書心字梵本且
無此說尤謬愚嘗過興國之傳法院竊取西竺
貝葉真書考之其未譯之書經題尚且未立何
有以字之文蓋自古習謬妄為其說先聖法門
不在斯焉或問經首以形自何而得蓋當時傭
書者運筆以覆經題固無疑矣然宗匠假此以
接來學豈知識擬議哉

○文集六十四答或人云與書曰二先生所
余正甫論敬字云云此書見四十五答廖子晦書看方

之間有方得夫二字其酬之間有應物而二字則自二字作既字守此之間有者字之則之間有後字節若之間有也字所得之間有自字守法之間有禮字放開之間有教字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語類百四

張敬之問頃蒙

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文集

○語類百十八曰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

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答丁仲澄書曰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別集

○陸棠之事見語類百三十三

○瑞巖主人公見傳燈

○德山四家錄真淨作之

○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此乃延平授受之意

○大學是爲學綱目云云又云今且須熟究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云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丟去填教實著大學衍義補七十載先生此語曰此二條真德秀所以作大學衍義本諸此

○知止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無不在能
得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得此圖意與章句
異然與知行書所謂知之至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可以
參考理會焉

○列子仲尼篇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
矣

○淮南子原道訓曰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
而應當高誘注云當合也

○肇法印涅槃無名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
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鑑有餘鏡萬有於方
寸而其神常虛

○語類云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格物或問心
之爲物小註西山之辨明矣此真西山集大學
講義之說也

○問生魂死魄魂當作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
五而闕見禮運

○老氏云載營魄敬軒之說散見讀書錄

○素問岐伯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靈

秘典

論 靈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

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

天年論

又曰目

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大惑論

○董叔重問近見一書名廣川家學蓋董道彥

遠所爲所論亦稍正不知有傳授否其爲人如

何如曰心者性之所寓也所貴於養心者以性

之在心也又曰形之靈者曰魄氣之神者曰魂

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

附形之靈者謂初生時耳目手足運動啼呼爲

聲此則魄之爲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

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魂在魄先附魄以

神此等說得亦無甚病否曰既生魄陽曰魂謂

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

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董氏有詩解自謂其

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但其它文澁難曉

集傳中論京師之屬頗祖其說又說黃端明行

狀說圍城中作祭酒嘗以僞楚之命慰諭諸生

它事不能盡知也

文集

○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王通便是文集續經說為此而作之

○退溪答李叔權書曰朱子謂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誠如所疑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精粗具備隨人所學之淺深皆可用得安而能慮自其粗者言之中人以下猶可勉進自其精之極致言之非大賢以上固有所不能焉朱子此言乃以其極致言之耳若以是藉口而自棄

者其人之識趣已不足與議於道何可憂彼之

藉口而卑吾說以就之耶

藉口二字才有一毫此意便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自省錄

○近略整頓孟子說云云楚辭天問曰幹維焉繫賈誼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曰大儀幹運天迴地游

○答孫仁甫書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

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文集

○居業錄一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又曰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著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成狂妄

○侯子闢總老之言見中庸集略

○南軒所謂知底事見南軒集十九答吳晦叔

書

○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嘉謂妙字不穩對具字云爾雖不穩而終不得不下之不下則解知字不得

○鄆人對樊曰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瘰癧疾自是民間

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肢體也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廖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

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
 後勸字以下為字疑衍又疑是而字其門或無其
 恐衍字以為或作欲為○按尹謂京兆尹今字
 下同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俞曰母疾則
 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
 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
 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字或是烹字按下文
 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若夫字之類
 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力
 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
 為不孝得無甚乎因下或有此字○今按
 此句上是字疑是且字苟有

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
 為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既以一家為孝是辨
 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
 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
 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
 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方云
 之當作於恐或然劉仲枕謂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
 也表下或有其字為憂或作
 不置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其憂非是
 嘉謂此見于朱文公校昌黎外集事文類聚後
 集常作曾其

於作聞
粉作餌

○黃氏白抄五十九曰鄆人對

鄆胡古反
京兆縣名

剔股

以瘳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為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謂希免輸謂不腰於市已贖於政謂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藥餌何有父母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之不卹而希免輸乎世之剔股以救母者疾未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有病創者殆天地神明之哀

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腰於市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愆為孝未聞以祖父無孝稱而子不可行孝者也況倉卒剔股偶然希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而子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忠耳顏果卿罵賊殺身顏之祖父生死於太平無事之世豈嘗有是事乎國史大書果卿之忠不聞其為刑祖父之不忠豈旌孝子之孝為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為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

○事文類聚後集張密學奎性篤孝為御史時
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母病遂愈狀行雷
孝子者名天錫年十一父疾甚天錫從母奩中
竊剔刀割股縷切寘糜中以進父飲之下咽輒
甦病良已范石湖作傳

○琅邪代醉二十日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
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
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巨事同而又同郭姓良
可異也方遜志論巨謂放麈不忍君子羨之况

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
天理幾於泯矣然則宋文榜表世通門為孝行
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
復旌其門耶國初青州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
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
已而母愈遂殺其二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
子天倫至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
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

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若
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原其
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
驚俗駭世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
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
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餘冬序錄然
當時以此擢官者亦自不少雙槐歲抄載易州
涑水縣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尸舉孝廉為光祿

太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樂中金吾左衛總旗
張法保割肝及臂為湯液以愈祖母擢尚寶司
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割肝及股以愈其母
擢鴻臚司儀署丞賜官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
門然則禮部之議當時復不行矣要之割股割
肝實人難事因其難而旌之亦不為過若必待
合於中道而後旌則可旌者少矣

○藝文類聚五月五日下引琴操曰介子綏割
其腓股以餌重耳

○自省錄曰割股先儒之論盡矣至於迫切之極既不可取之他人則容有不得不權以處之者蓋此外更無他道理則寧毀體以救親命亦人子至痛之情然終不可以是訓人為孝故朱子止謂之庶幾而不以為至善也凡事到無可奈何處無恰好道理則不得已擇其次者而從之乃所謂權亦此時所當止之處也然尤當審處不然或至於乖僻亂道之罪也

○廬墓子貢

孟子子家語史記

王裒

魏史

徐節孝

言行錄

○弊車羸馬晏子

晏子春秋

羊續

後列傳

山堂肆考商

集二十四引白氏六帖曰唐賈敦頤為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缺以繩為之見者不知為刺史

也

割股廬墓弊車羸馬見宋史選舉志燕軾語

○實洞

實當作空

晉書周顛字伯仁王導甚重之嘗

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語類一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語類一曰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

涿涿地天之正色

○語類二淳閣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
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處用度
筭方知嘉質諸春海春海云度筭自相合然北
極之出地莫有四時之殊則四遊之說非也

○寒山詩云烝砂擬作飯拾得語云烝砂豈成
飯山谷詩云炒沙作糜終不飽注楞嚴經曰若

不斷媯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成其飯經百千

劫祇名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世說

曰賓客詣陳太丘使元方季方炊二人听客議

論忘著草皆成糜佛書又云譬如說食終不能

飽嘉按此亦楞嚴之文

○緩頰出史記魏豹傳漢書高帝紀漢書注張

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南軒致知力行互相發之說南軒集十四論

語說序十五送鍾尉序十九寄周子充尚書書

十九答吳晦叔書二十六答陳平甫書有之而論語說序寄周子充書尤詳

○朱子行狀淳熙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嘉按實紀載程敏政拜婺源文公祠詩云正心誠意言猶在二復無能祇自慙好句也文集答呂子約書曰嘉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

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答江德功書曰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

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文集

○答李堯卿書曰康誥小序以為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

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曾有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存此

一句讀者須自疑著別去推尋也文集

○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法華

文之

○答余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于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精粗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

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無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文集

○陳淳問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云云天理之理當作地

○余國秀問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為言或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為全備曰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文集

○外書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涪陵記善錄

尹先生一日看大學有

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裡和樂字也著不得

所記尹
和靖語

○張南軒集二十三答朱元晦書曰論及大學
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當讀作僻字及復
詳之甚顯然且是上下文義貫穿無可疑者其
理則於脩身齊家極為要切易傳所謂妻孥之
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亦是意也

同二十八與吳
晦叔書亦言之

文會筆錄十八終

